

凌叔华女性小说初探

徐海英* 金恩柱**

<目次>

- 一、引言
- 二、獨特的內容特征
- 三、獨特的藝術形式
- 四、結語

一、引言

凌叔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女作家，她1900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封建文人家庭，自幼从名师学习绘画，大学期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1925年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文学》第1卷第5期上发表《酒后》成名，后与陈西滢结婚，夫妇俩均在高校任教。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是凌叔华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期，这期间的作品大多被收入《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三个短篇小说集。1990年凌叔华以90岁高龄在北京逝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凌叔华的小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很多评论家在谈到凌叔华时，大多着眼于她的画家身份，从绘画的角度分析她的小说。本文独辟蹊径，以女性形象为契机，深入探讨凌氏小说。凌叔华隶属于新月派，新月派是一个以诗歌著称

* 中國 烟台師範大學 國際交流學院 講師

** 濟州漢拿大學 觀光中國語科 專任講師

的文学流派，所以新月派的研究对象大多把笔墨放在了“建筑美、绘画美、音乐美”的格律诗上。本人认为新月派的作家在他们的小说里都或多或少地不自觉地流露出传统的人文关怀精神，从女性和儿童的视角分析凌叔华的小说，具有独特的价值。本文从布局谋篇、心理描写和绘画技巧三个方面进一步论述了凌氏小说的独特艺术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凌叔华小说乃至对新月派小说的研究，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二、独特的内容特征

1. 婉顺女性形象群

凌叔华的优裕生活境遇，特定的社会圈子，使她把笔触伸向了中产阶级以上的女性，她们虽然雍容华贵，但人生并不完美，凌叔华大致是从恋爱、婚姻、家庭等角度来审视和描写这些上层女人的特殊人生。主人公绝大多数对人生充满了无限的渴求与憧憬，作品从不同的人生际遇中写出了她们的渴望、追求与失意，她们都渴望得到爱与被爱的权利，而最终都走向幻灭。“她恰与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王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¹⁾

《绣枕》是凌叔华小说的代表作，大小姐整日在深闺中刺绣，父亲为了攀附权贵，要她绣一对靠枕，作为定情物送给白总长的儿子。听说要给她提亲，大小姐春心萌动，冒着酷暑，精心挑选各色丝线，编织起对异性的爱，她期望以靠枕为彩球，抛给白总长的二公子，这对靠枕绣进了她对人生的追求，从她那羞怯含蓄的言谈举止中，曲折委婉地显示出她对爱的欲求和渴望，她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她对美男子的憧憬，静静地等待着爱神的眷顾。就是这样历经呕心沥血绣成的一对精美绝伦的靠枕，在送达对方的当天，便被那些酒囊饭袋的食客们玷污了，肮脏的呕吐，无情地践踏着靠枕，也残酷地粉碎了大小姐心灵深处的金玉良缘的美梦。而她选择了默默承

1) 鲁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

受，暗自抚慰心灵深处的创伤，终日垂泪守在深闺里。

《吃茶》中的芳影在幽闺自怜、孤芳自赏的苦闷心境中，邂逅了一位彬彬有礼、温柔体贴的男青年，姑娘的芳心为之怦然一动，以为对方爱上了自己，由此引起无限遐思，可是不久，男青年的一纸结婚请柬，如同一盆冷水向她泼来。原来他的殷勤多情只不过是绅士礼节而已，芳影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这些待字闺中的少女受到更多的传统文化和封建礼教的束缚，矜持而又拘谨，凌叔华用笔颇有分寸，爱的渴望和失意的怅惘都表现得极有节制，没有超越“发乎情而止乎礼”的传统道德规范，有着东方文化熏陶下的大家闺秀的个性特点与时代印记。

婉顺的大家闺秀一旦出阁成为太太，便会把婉顺和柔情无私地奉献给丈夫、给子女，成为典型的东方式的贤妻良母，她们身上打上了浓厚的传统文化的烙印，有一种中国女性传统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家庭可以奉献一切的忘我精神。《杨妈》中的母亲杨妈，把自己全部的母爱乃至生命都奉献给了不成器的儿子。

婉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过着不甚美满的人生，凌叔华通过已婚女性的情感遭遇，向男权社会提出了质疑，但非常含蓄。《有福气的人》中的章老太太，夫贵妻荣，四世同堂，这个大家庭看起来媳贤子孝，受到大家的赞美，但实际上它的周围却是危机四伏：丈夫不务正业，早早地讨了两房小妾，儿子媳妇都是口蜜腹剑、机关算尽，想哄骗她的钱财，在这个大家庭中，有福气的老太太在内心世界其实是孤家寡人一个，非常孤独。《女人》中的太太，得知丈夫有了外遇，想办法很巧妙地退走了情敌，维护了家庭。作家以一种冷静恬淡的笔调，娓娓道来，于从容平淡中，让生活本身完整地出现在读者的价值判断里。凌叔华善于抓住生活中带有戏剧性的细节，于平静中带出嘲讽和调侃，但她始终保持适可而止的嘲讽态度，进行不温不火地描述和评价，是批评但不尖锐，是讽刺但不强烈。

2. 独特的儿童视角

世界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世界也是由成人和儿童组成的。但是成人经常忽略儿童，在凌叔华的小说里我们听到了儿童的声音。中国现代小说中儿童视角的出现和

以后的长足发展是以五四时期人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为理论依据的。凌叔华试图以纯洁的童心来净化“早已失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虫变了蝴蝶”的成人的粗糙的灵魂²⁾。队远逝童年的追忆构成了凌叔华小说的寻找精神家园的基本内容之一，作家的思绪已经回到童年，以儿童的感受形式、思维方式、叙述语气，游离在成人世界的边缘，以揭示现实生活成人世界的谎言和虚伪，呈现出生活本身的原生态状况。凌叔华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审视和观察角度，其儿童视角参与的小说文本里蕴含了理性思考的痕迹，她为小说创作成功地引入了儿童视角，也将文学的深刻主题引向更深处。

凌叔华用笔很精巧，选取了独特的儿童视角，让孩子们稚气而困惑地审视着女性长辈们的惨淡人生。《小哥儿俩》中的大乖和二乖，《弟弟》中的弟弟，《小英》中的小英，都是纯真无邪的儿童，他们的童真童趣都被凌叔华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些孩子一个个睁大着双眼，率真地观察着成人世界，用童稚的语言质疑着眼前的一切。

《小英》中的小英对三姑姑出阁前的花团锦簇羡慕不已，可三姑姑在婆家受到的虐待，又使这个年仅6岁的小女孩感到心悸，并踌躇的担心着自己的未来。作家批评的口吻也在儿童的稚气中软化、淡化，具有独特的审美倾向。

三、独特的艺术形式

1. 精巧的布局

作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凌叔华同样具有明显的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小说创作不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波澜，而大多只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情节的淡化以及文字的散文化很明显，但是小说的结构布局却设置地非常精巧，在二三十年代的现代小说中堪称精品，沈从文称赞道“每一个故事，在组织方面，皆有缜密的注意，每一篇作品，皆在合理的情形中发展和结束”。²⁾这些小说每篇切口都不大，笔墨集中于一两个人

2) 周作人《阿麗絲漫遊奇境記》《自己的園地》，河化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²⁾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

物，一两件事情，寄予的是作家现实生活中的一点小感受。诸如《花之寺》、《吃茶》等作品篇幅都很短小，但由于摄取材料精当，所以都给凌叔华带来了很大的声誉。

作品空白点的设置也十分精巧，扩大了作品的内涵，激发了读者的想象空间，凌叔华很多小说都可以做多种读解，让人见仁见智，作品简约平实，结尾却意味深长。

《有福气的人》结尾写道：“这个院子常见不到太阳，地下满是青苔，老太太留神慢点走吧。”正是对老太太走好人生之路的忠心劝告，非常切合女仆的身份，既是善意又不点破，只是点到为止，增强了小说言简意丰的艺术魅力。

2. 娴熟的心理描写

凌叔华的小说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同她的娴熟的心理描写，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书香门第、温柔的性格以及恬淡的生活，都决定了她的艺术表现手法，主要是对温婉女性的性格进行冷静客观地刻画和细腻地描绘。凌叔华擅写女人，擅长描写女人细微隐蔽、曲折微妙心理状态，沈从文、苏雪林都把她和英国著名的心理写实女作家曼殊非儿相提并论，³⁾女作家特有的敏锐和细腻，使她常不动声色地运用个性化的语言、行动来展示人们的心理状态，轻轻几笔，却准确地把握住女性的心理特征，并作出细致真切的刻画，显示出一种恬淡悠然、柔美隽永的艺术风格。《绣枕》中细致描写大小姐当初绣靠枕时的精心，光那乌冠子就曾“拆了又绣，绣了又拆”足足三次，“那荷花瓣上的很粉色的线，她洗完手都不敢拿，还得用爽身粉擦了手，再绣——”荷叶“用一样绿色太呆滞，足足配了十二色绿线——”这些动作，无不蕴含着大小姐对自家婚事暗怀期待的隐秘心理，作家没有大肆渲染和铺张，只是“嘴边痒痒的显露一弧笑涡”，纯情少女刚刚萌动的春心，便跃然纸上。最后梦幻的破灭，也只是淡淡的一句“她黝黝无言，直着眼，只管看那枕顶片儿”便和盘端出了姑娘的惆怅与失意，寥寥几笔，便精确地刻画出人物心灵的颤抖，既符合大小姐的特定身份，又表现了她在特定场合的心理感受。

3) 苏雪林《凌叔华的花之寺》与《女人》，《苏雪林文集》第三卷

《有福气的人》里的章老太太，起初是兴致勃勃地主动搀着刘妈去看望怀孕的二奶奶，可是当她无意中听到了儿孙们对自己的图谋暗算时，精神陡然受到了沉重打击，反是刘妈费劲地扶着她，虽然在别人面前维护自己大家庭的体面，极力地克制着，支撑着，但她那僵老的身躯终于难以承受精神上的凄凉与绝望。凌叔华只是借助了几个细微的动作，便写出了主人公内心的颤动和悲哀，使人仿佛触到她那阴翳骤然凉透的心。作家借助语言丰厚的意蕴，使读者获得了一种情绪的安装，而这种情绪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善于刻画女性心理，是凌叔华的小说的长处，其艺术风格颇受陈西滢、徐志摩等人的推崇，这种深刻的心理描写激活了读者的想象力，有助于读者更深切地理解作品人物的情感，从而大大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3. 深刻的绘画影响

凌叔华是一位山水花卉画家，她对大自然怀有特殊的感情，常以画家特有的眼光，用明快清丽的色彩，妙笔点染，寥寥数笔，就勾画出一幅幅充满诗情画意的风景画，《疯了的诗人》里，蓝天，白云，黄土，新绿的稻秧，鹅黄的柳芽，这些自然美景经过作家有意识的选择，慢慢进入了读者的审美视野，渲染出一派宁静和谐的田园风光。层次的分明，色彩的绚丽，令人怡然神往，开拓了叙述文本的审美纵深度。朱光潜描述过她的画“一条轻浮天际的流水衬着几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着几座茅亭水阁，几块苔藓盖着的卵石中露出一丛深绿的芭蕉……”⁴⁾，凌叔华把绘画上的技巧揉进了小说中，营造出现实与理想水乳交融的意境，通过意境的点染，衬托出主人公的神韵。小说中男女主人公虽然都是轻描淡写，着墨不多，却隽永含蓄，达到了写意传神之效。

凌叔华的写景笔致，深受中国画的影响，特别注意写意，于诗情画意中，使人得到美的感受。《花之寺》主要写了一个知识女性的小小恶作剧，燕倩偷偷以一个女读者的身份，以崇拜者的口吻，给丈夫幽泉写信，约他在华之寺相见，当幽泉怀着无限

4) 朱光潜《〈小哥儿俩〉序》，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的热望按时赴约时，却发现原来是妻子同他开的一个玩笑。凌叔华以一个山水花卉画家的身份和修养，以画笔入小说，使小说别有一番韵味。北京的西山，雾气笼罩，山峰重叠，几枝海棠露出墙头——作家的主观情感弥漫在周边景色中，并和谐地融在了一起，宛如一幅20年代中国社会的风情画。朱光潜说“在这里面，我所认识的是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再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之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⁵⁾但凌叔华并不是单纯写景，一味追求小说的意境美，而是将人物的神韵表现在简练的景致描写中，这种诗情画意是为了突出人物的传神，确立起小说创作的文本规范和审美秩序。

四、结语

在女性文学的百花园里，凌叔华的小说称得上独秀一枝。纵观凌叔华小说创作，她以特殊的人物形象群，独特的艺术性式，创造出了属于她自己的小说作品，从崭新的艺术视角，生动地展现出二三十年代女性的生存状态，留下了时代生活的侧影。这些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国现当代的女性文学，有着重要的历史和文学价值，它们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经验，也折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和文学态度。

5) 朱光潜《〈小哥儿俩〉序》，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參考文獻》

- 陈学勇编,《凌叔华文存》上下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
- 王炳根,〈凌叔华的晚年心境〉,文学自由谈,2003,第3期
- 袁仕萍,〈论凌叔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
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第3期
- 吴惠敏,〈补论契诃夫对凌叔华小说创作的影响〉,
江淮论坛,2003,第4期
- 朱寿桐,《新月派的绅士风情》,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2005
- 曾利君,《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稿》,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任玲玲,《20世纪中国女作家的创造道路》,成都时代出版社,2004
- 任玲玲,〈浅评当代女性主义作家〉,《文史杂志》,2003,第2期
- 许道明,《京派文学的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국문제요》

본문은 특수한 여성 이미지 형상화에 착안점을 두고, 凌叔華 소설 중의 여성세계에 대하여 비교적 심층적인 연구를 해보았다. 유순한 여성 이미지 형상들의 풍부성과 복잡성을 구분하여, 그 특정적 문화 속에 내포된 정서와 시대 특색을 분석하였으며, 아울러 이러한 기초위에 더한 층 나아가 凌叔華 소설의 극히 풍부한 개성의 예술구조를 탐구하여 내재된 審美 가치와 심미 작용을 들추어내 보았다.

주제어 : 凌叔華, 小說, 內容, 形式